

他们留下时代的印记，同时他们也在书画上留下自己生命的信息，或者说书画成为留住他们生命的一个载体。

热线 86901890



纸上春秋

史，感受到了往日的月光，旧时的风吃过。

书画作为意识形态，作为艺术，与人类相伴随，最早的是岩画出现时，人类还在穴居时代。每一个朝代，每一个时期，总有一些人，或达官权贵，或布衣百姓，或富足，或落魄，痴迷在书画上修炼，表达他们的发现，抒发他们的情感，让灵魂安静下来。多少个晨昏，他们的笔墨在走动，走动在纸面上，也走动在生命的河流上。

他们作品中的一笔一画，既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记录和刻画，也包含着他们的功底，他们的境遇、经历，还有他们的思想、胸怀和审美。他们留下时代的印记，同时他们也在书画上留下自己生命的信息，或者说书画成为留住他们生命的一个载体。

感谢藏家把这些作品保存下来，不仅感叹那些久远的作品囿于当时的收藏条件，没有遭受岁月的侵蚀，更是惊叹，经历过兵荒马乱、饿殍遍野的年代而没有毁灭。

由此，今天我们才有幸拜读到。温岭历史上戚学标、黄濬两位进士，之前我只是在文字上读到有关他们的记载，这本书里开篇就是他们的书法作品，让我那么直观和近距离地见到两位先贤，都道字如其人，见字如晤。清

朝的竹叶仿佛在簌簌作响，兰花仍然散发着清香，那大雁舞姿翩翩，在空中轻松自如地做着翻滚体操。温岭的外来户蒲华，有着蒲邋遢之称，但阅读到他的扇面，无论是山水还是书法，如此之美，美得心醉。那时的山岩，那时的河流，到了今日，一定是增长了年岁，但画中还是保持着当时的年龄，那时的模样，你不想多看几眼，你不想思索一番，你不想考证一下？陈曼声的国画《院落清雅》，一株芭蕉，站着两只麻雀。小鸟栩栩如生，毛茸茸、胖乎乎的身子，歪着脑袋似在啾鸣。这两只麻雀也如此得到了永生，就那么一直站在这里，那么可爱，那么富有雅趣。

书中所有的作者都已告别了这个世界，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。当代最近的有几位，我说不上有多少深厚交往，但见过面，甚至对过话，现在他们以这种方式出现，他们因为有这些作品，以这种方式继续活下去。

最后还是不得不感叹一声，书籍真是个好东西，人类因为书籍而传承知识，传承智慧，传承精神，传承文明。这本《温岭乡贤风雅》，把温岭历史上散落在民间的书画集中保存下来，呈现在读者面前，功大焉。

一枕新凉一扇风

尚庆海/文

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三个节气，秋季的第一个节气。立秋意味着秋季开始，暑去凉来。立秋带来的首先是天气的变化，从这一天开始，气温逐渐下降，正如谚语所说：立秋之日凉风至。早上立了秋，晚上凉飕飕。古人对季节的变化向来敏感，众多的文人墨客也为之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立秋诗，每次读来，都能感受到秋天的凉爽。

乱鸦啼散玉屏空，一枕新凉一扇风。睡起秋声无觅处，满阶梧叶月明中。宋代诗人刘翰的《立秋》一诗对立秋的描述形象客观。立秋之日天气转凉，夜间的乌鸦因为凉意鸣叫着散去，只留下玉屏孤独地立在那里。夜深人静之时，枕边吹来阵阵凉风，如同扇子在扇。半夜醒来，起身到院子里，秋声已无处可寻，在明亮的月色里，只看见满台阶的梧桐叶。诗人对立秋之日大自然的变化感受细致入微，读来感同身受。

唐代诗人刘言史的《立秋》云：兹晨戒凝火，商飙早已惊。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从立秋这天的早晨开始，暑气渐消，秋风也随之阵阵而起。天阔云高收走了夏色，树木在风中簌簌作响，已是秋天的声音。

始惊三伏尽，又遇立秋时。露彩朝还冷，云峰晚更奇。垄香禾半熟，原草微衰。幸好清光里，安仁漫起悲。这是唐代诗人齐己的《新秋》。这首诗读来令人顿生感慨，三伏刚过，就到了立秋的日子，让人感到时光流转飞快。因为季节转换，早晨起露，天气凉爽了，傍晚的云彩和山峰非常漂亮。田里的庄稼即将成熟，但同时原野上的碧绿小草开始慢慢枯萎，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景象。作者对世事通透，最后劝告世人：保持一颗安仁之心，不要过于悲伤。又如唐代诗人司空曙的《立秋日》：律变新秋至，萧条自此初。花酣莲报谢，叶在柳呈疏。澹日非云映，清风似雨徐。卷帘凉暗度，迎扇暑先除。草静多翻燕，波澄乍露鱼。今朝散骑省，作赋兴何如。读来让人亦喜亦伤，万般滋味在心头。

唐代诗人孟浩然的《初秋》云：不觉初秋夜渐长，清风习习重凄凉。炎炎暑退茅斋静，阶下丛莎有露光。诗人通过寻常所见自然变化，描摹出了一幅初秋的美好景象：进入初秋之后，夜晚慢慢变得长了，清风习习，加重了凄凉之感。炎夏终于过去了，茅斋也清静了下来，忽见台阶下的草丛里闪现着露水的光华。这首诗语句平淡，但处处彰显着诗人对初秋的喜欢和对生活的热爱。

在立秋之日品读这些意蕴深长的立秋诗，感受着一枕新凉一扇风般的清爽，何等惬意！

在山中，遇见寂静的夏天

赵佩蓉/文

苍翠夹道，藤萝覆途，我们往鹤顶山去。眼前正是我所期待的：莽莽榛榛的群山连绵，诸峰耸立。一条幽婉的清溪，映带左右。无边无际的绿色中，散布着一簇簇小村庄。

鹤顶山在城东肖溪村，《嘉庆天平县志·叙山》载：多产鹤，俗称白鹤山。正是夏初的蓬勃时节，蒜薹从老叶间抽出来，呈现黄绿色的透明质地。彩椒刚开花，青绿叶间，缀着米白、淡黄、浅紫的繁花，如点点欢快的火苗，把人的心房烧得敞亮又热烈。植物在夏天，就是这样奋发：野生黄橘，成片地绽放，临溪而娱。清气袭人，野逸中带着苍健。山道两侧，梨树连篇累牍地铺排。摊开的叶片，一丝不苟地组织有条不紊的脉络，以及叶尖微微蜷曲的妩媚。嫩果和新叶，都在拼命释放清甜的芬芳。梨树下套种着番薯。荷笠的农人，一叟一妪，正在劳作。老头挥锄薅草，老妇清理施肥，间或不约而同地直起身子舒口气。一前一后，几乎没有言语来往。岁月磨砺了他们，态度安详，举止从容，也将几十年相知相伴的默契金石一般镂进了生命。

山里有天然的石洞名李庵，村民依势塑像。咫尺之外，有寺。黄色外墙，朱红飞檐，在满眼的翠色中醒目地嫣然。诸佛的身体和脸庞，被塑造得雍容阔大。诸佛有情，经得起乡民翻来覆去不厌其烦的倾诉和祈求。我们去的时候，一场佛事正在进行。经诵声并不洪亮，却宏远。声波像涟漪一样扩散，一波推着一波，一圈隐没另一圈，如此悠长，时远时

近，时高时低，与钟磬音纠缠着，被山野抻开，拉长。颤颤的余韵，终于沉入无边的侘寂中。

寺前有山塘，安安静静的一泓。四周绿树婆娑，映得池水碧绿如琉璃。始信碧潭如鉴净无尘的诗句，不是前人的想象，而是客观的存在。一隅，有中年钓者持竿默坐，分明是一帧定格的水墨画。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难免会有跌跌撞撞气喘吁吁的时候，笙歌和醇酒已经不能修饰心头的千疮百孔，一支竹竿三丈丝纶，却能帮助溯洄自我的心灵净土。抛竿、盯漂、扬竿，钓者一直旁若无人，根本没有攫获的急切和焦灼之色。我久久地对峙这样专注纯净的表情。我想，他心里的那位神，一定会赐予智慧，让他重拾生活的勇气。

当落日的余晖扯成一条条斑斓的光带时，那些实在很平常的事物，田地、杂树、白墙的民房、溪里的游鸭，都被镀上了光泽。云带快速地移动，暮色便从山腰升起。四周安静极了。鸣虫的第一晚歌是犹疑的，低沉的，好像羞涩的少年歌者在断续地练习曲谱。当潜伏在群山和丛林之间的晚风，一点点探出头来，大半个月亮便在一小组一小团薄薄的云絮里穿行。月弦边缘模糊，像老墨在熟宣上渗染。山间的每一个枝丫，都藏匿着玉兔滴溜溜的眼神。夜虫却放肆起来了，它们的鸣叫获得了旋律式的高亢，此起彼伏，遥相呼应。

入夜，晴空幽蓝。月光透过林木的罅隙，把温水一样的光亮投到庭院里，光斑点点。山峦亦蠢蠢欲动，似山妖鬼魅联袂覩覩。我们围桌而坐，杯盘狼藉，有好汉笑谈当年勇，有美人娇嗔作卧状，有诗人临风起雅兴，影影绰绰，竟有聊斋之意。

绝处逢生第二十一章

(上接8月14日2版《付诸东流(上)》)

江鑫荣/文

苏妹抬起头，看着她问：难吗？

念雅眉头紧拧，这是一家公司，不是家庭作坊，哪能说干就干，说放弃就放弃呢！

苏妹怔了怔，突然问道：你是放不下公司，还是放不下你的自尊？

刹那，念雅不知该如何回答她，苏妹的问题犹如一柄尖刀戳到了她的痛处。她一下子涨红了脸，呼吸变重，憋了半晌才说：你说什么呢？

这几年，公司一直不死不活地撑着，我觉得太累了，该放手时还是要放手。苏妹神色极度沮丧，我也不想当逃兵，可是事实摆在眼前，假如我们逃避这个问题，就是背离了现实，那都是虚幻缥缈的。

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小妹，你是在说笑还是在说教？念雅冷笑道：我逃避现实？你扪心自问，这几年可是公司自己在运作，还是你在操作？

苏妹被念雅反问得哑口无声，顿在那里。念雅见气氛紧张，空气里充满剑拔弩张的味道，转而又缓和道：最起码公司还存在，我们就应该要坚持下去，哪怕亏钱，也是暂时的，黎明总是在离黑暗最近的时刻出现，不是吗？

苏妹突然像失控了一般，喊道：你可以坚持，你也有这个资本去坚持，你是大小姐，你有整个百里集团作依靠。你可以任性一点，你可以对亏损不在乎，因为你有这个条件，这个让很多人羡慕的背景。

你在说什么呢？念雅大声问，严厉的样子让毫无防备的苏妹忽然颤了颤。我创建这家公司，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百里集团的大小姐。我跟你们一样，是怀着一颗平实心来创业的，我用心

付诸东流(下)

经营，为公司的发展不懈努力，我的付出不比任何人少。

苏妹突然大声反驳道：你说得自己有多么伟大似的，你太自负了！你的所有努力难道不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，你百里念雅是如何能干吗，像个救世主一样，带领我们创业成功！

我的一番苦心，竟换得你的几句奚落，想不到我在你心里竟是这样一个人！

难道不是吗？苏妹冷冷地说。

念雅咬咬牙，伤心地说：这几年，公司里的事务，不管巨细，哪件不是我亲力亲为，就他们这副懒散的样子，我能寄希望于谁？公司缺人，我找人，公司缺钱，我填补，我为公司操碎了心。我为什么要过得这么辛苦，还不是一心为了大家。

对，你有钱，你可以随随便便地往这个亏损的窟窿里填补。公司因为有你才维持至今，没有你就不会有公司，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。苏妹说道。

不可理喻！念雅不想再争辩下去，惶恐被争吵声撕裂十几年的友情。

我们的想法都是错的，你的想法才是唯一正确的，你高高在上，让人感到遥不可及。苏妹说。

念雅瞪了她一眼，冷冷地说：当初，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谁？

苏妹抹了抹泪水，哽咽道：你终于还是说出心底话了，是我拖累了你。是我的窘迫，才博得了你的同情，没有我，你也不用这么辛苦，也不用苦苦撑着一切，你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，你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你。

见苏妹落泪，念雅坚硬的心一时又软了下来，她抽出几张纸巾丢在苏妹面前，语气和缓：我也不是那种意思。

苏妹不再作声，不停地擦拭眼眶里涌出来的泪珠，认识这么久，她们是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吵架，还说了这么多伤感情的话。念雅甚至觉得她们的友谊已经变得破败不堪了，她静默一会儿，暗自把怒

气抽走，其实我也不是有心的，吵架的话都是不中听的，你可别当一回事。

念雅这个人性情爽直，苏妹的几滴眼泪就让她觉得，造成这个尴尬场面是因为自己一时口快。她甚至忘记了苏妹说出伤她自尊的话，她觉得是自己说话太过头，没了轻重，才引起这场从未有过的争吵，她开始懊悔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愧疚不已。

苏妹停止抽泣，轻声道：我也有不对的地方。

念雅随即笑了笑，我们是朋友，有事应该一起解决。

苏妹点点头，轻声问：公司走到这一步，再继续走下去会更难，你说该怎么办？

念雅一下子变得茫然起来，她不知道该如何作答，这个问题由来已久，时常困扰她。她单手托起下巴，陷入思考中，又不知道从何着手。走一步算一步吧，可能就像你说的那样，我们都缺乏经验。

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吗？苏妹追着问，其实她也没有任何信心再坚持下去了。

我想肯定会的，只要我们坚持到经济回暖，就一定会成功的。念雅满怀希望地说。

经济回暖？那还要多久？是否需要等上几年？苏妹疑惑道，瞬间，她的脑海里又充满了失落感，情不自禁地低语道：假如真的没有办法挽回，那就不要再坚持了，我已经没有资本再去为了信念而消耗下去了。

再看看吧，会好起来的。念雅淡淡地说。今天的这番争吵，令她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恐慌，情义和利益难道真的无法妥协吗？她的潜意识里开始渐渐地默认了苏妹的建议，只是她不甘心就这样狼狈地结束，让几年的努力付诸东流。(未完待续)

时光在年轮里溜走
跨过春夏而立秋